

“脊梁奖”之类的骗局为何屡打不绝？

殷国安

花费 2980 元到 29800 元，5 月 1 日当天，就可以参加在钓鱼台国宾馆劳菲苑多功能厅举办的“2016 杰出劳动者全国劳动英模五一座谈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领取奖牌、奖杯、勋章。颁奖仪式开始前两天，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曾在官网上发布紧急声明否认举办活动(5月2日《新京报》)。

这是不是国务院举办的大会，要在五一表彰全国劳模？非也，活动的举办方是“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中华模范文化研究会”“北京中视观察国际文化传媒中心”。如此“高大上”的名头，似乎很难叫人怀疑其官方背景。但“主办方”之一、北京中视观察国际文化传媒中心组委会秘书长徐亚东的解释泄露了天机，“很多参会者是老头老太太，他们辛苦了一辈子，发个奖杯安慰一下是应该的”。而他“我们肯定是盈利的”的表态，则将这场活动的本质昭然若揭：原来这是一个“卖奖”的骗局。

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年前臭名昭著的“脊梁奖”。一个混迹于京城的骗子串通几个闲着没事干的社团单位，搞起了“共和国脊梁”的评选活动，只要有人花 9800 元，就能被评为“共和国脊梁”。为掩人耳目，免费送一些知名人士“共和国脊梁”称号，让他们为骗局站台，然后骗取那些需要虚假荣誉的人花钱买奖牌。

令人遗憾的是，“脊梁奖”被揭穿之后，类似骗局并没有停止。2014 年 1 月 11 日，“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召开“2013 中国医院管理学术年会暨颁奖典礼”活动，“百姓满意放心医院”“文明示范医院”“优质服务示范医院”等标价 2.2 万元，“全国十大百姓满意放心医院”“十大文明服务示范医院”“十大诚信品牌医院”等标价 2.8 万元，“优秀院长”“中国医院优秀院长”“最具惠民精神优秀医院院长”等标价 1.8 万元；2014 年 3 月，“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敛财骗局被揭穿，除了卖奖，甚至参会席位也明码标价——2011 年，其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华人企业家论坛暨优秀企业家颁奖典礼，普通代

表席 9800 元，VIP 席位则 36800 元，一次会议可以净赚上千万。

这不禁让人感到奇怪，骗局并不高明，为什么屡打不绝？因为这种骗局不同于普通诈骗，比如电信诈骗，骗子和被骗子是对立的关系，而卖奖诈骗是你情我愿的“合谋”。奖牌买卖的诈骗是存在市场需求的，那些不惜花重金买奖的人，几乎没有人是真的上当受骗。有的与自己过分重视荣誉、智商不够有关，更多的则是知假买假，他们有的希望靠“权威”奖牌来证明自己，有的则明明知道是假奖牌也愿意购买，因为他们可以拿这些“荣誉”奖牌再去骗人。例如某个民营医院成为“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理事单位，又拿到了“全国放心医院”的牌子，还有和原任官员的合影，如此一番包装，就可以欺骗许多患者，他们哪里搞得清楚“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是不是合法。

而作为骗局的主体，这些真真假假的社团组织，费尽心思组织骗局更不奇怪。一方面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挂靠一个社团组织，或者编造一个社团组织的名称，然后租场地开会，请官员、名人站台，减

竞价排名不该成为法外之地

毛建国

这个“五一”小长假，一个名叫魏则西的年轻人离去，在朋友圈持续刷屏，也将百度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被查出患有“滑膜肉瘤”的大学生魏则西，辗转多家医院，病情不见好转，后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在花光东凑西借的 20 多万元后，仍不幸去世。据了解，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采取的生物免疫疗法，在国外早已因为“效率太低”被淘汰了；医院也未如宣传所讲，与斯坦福医学院有合作(5月2日《北京青年报》)。

如果不是因为竞价排名，这家医院不会“排名靠前”；如果不是因为百度搜索，魏则西也就不会上当。于是，魏则西之死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企业责任伦理拷问。但道理只对讲道理的人有用，在功利面前，伦理拷问是苍白无力的。很多人认为，利益方钻了法律和制度的空子，除却伦理拷问，再无可施。事实果真如此吗？

所谓“竞价排名”，本质是一种花钱买排名的广告。2013 年，百度的广告总量是 260 亿元，“莆田系”的民营医院就贡献了 120 亿元，其广告投入的 60% 给了搜索引擎。既然是广告，那就有法可依。《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而且“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从效果上讲，把广告内容掺杂到其他信息中，更具有迷惑性。但因为法有规定，所以在

众媒介上，广告内容总是一看即知，与新闻等内容有着明显区分。搜索引擎提供的“竞价排名”之所以具有迷惑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其他信息混杂在一起，很难让人一眼看出是广告。如果明确标明是广告内容，岂会那么容易就“骗死人不偿命”？

《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的形式表达广告内容，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其中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这也强调了搜索引擎的责任。可事实上，“竞价排名”内容真假难辨，魏则西正是轻信了百度提供的内容，才选择了这家医院。“竞价排名”这么大一块市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怎能处于监管之外？

前不久召开的网信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网站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要防范假冒仿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这不仅是对办网站的、开网店的、做社交平台的、做搜索的提出了要求，也对监管工作提出了要求。具体到“竞价排名”，到底应不应该纳入广告监督，应该如何依法监管，有关方面必须尽快给出答案。

“竞价排名”不应该成为法外之地，对“竞价排名”也不能止于伦理拷问。明明是一种规则问题，结果演变成道德问题，只会不断拉低道德底线。既然“竞价排名”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广告，那就应该从法律上加以约束，比如说，明确搜索引擎显著标明“本搜索结果按付费排序结果”。这种法律约束，比道德谴责和伦理拷问有力有效得多。



此君做官不简单，
赌博输赢上百万。
老板利益挂心间，
公务政事靠边站。

糖衣炮弹变花样，
反腐力度更空前。
个人喜好应有界，
莫入权钱绳套间。

郑晓华 文 盖桂保 绘

画里话外



据 5 月 1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四川省广安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成员汪智勇因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汪智勇与开发商老板打麻将，每次输赢多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一些老板以赌为媒，拉他下水，最后发展到为其所用、权钱交易。政府有事他以有病为由请假，但老板一个电话，他马上就赶到。

热点 @ 微评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5 月 2 日《宁波晚报》报道：在宁波盛莫路与镇中路口，一中年男子径直往马路中间冲去，倒在一辆宝马车前面。幸好该车行车记录仪证实他在碰瓷，而周围目击者也反映，该男子曾多次在这里碰瓷。



点评：碰瓷不仅是对交通秩序的干扰，更是对社会诚信的伤害。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既因碰瓷者道德水准较低，也在于纠错机制的缺失——得了有了得赚，没得没得没损失，助长了碰瓷者的侥幸心理和嚣张气焰。
@ 钢壳都市：要是失误了就可能丢性命啊，咋想的？
@ 两河口：无聊人闲着没事，能讹一笔是一笔。



点评：价格是价值的体现，这么多人“不惜重金”参加培训，既表明“国考”之难，也反映公务员职业仍有“金饭碗”成色。也许，当公务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成为常态，这种畸形的培训才会没有市场。
@ 妹玉 GoldenWang：这种班可坑人了。承诺面试不过就退，只收不多于 5000 元的普通培训费用，过了这几万元就不退了。
@ 江惠平空间：即使能背出所有名言警句，而无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有什么用呢？

据 5 月 2 日新华网报道：最近两天，一张护士边输液边工作的照片在朋友圈里流传，获得了无数点赞。这名护士叫李晨，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监护室工作。虽然五天前她就生病了，可科室人手紧张，所以她坚持上班。



点评：对李晨个人来说，“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当然值得赞赏，但对医疗机构来说，这种现象需要反思。它至少表明医院值班制度不够科学完善，更严重一点，则是对病人不够负责。牵涉病人权益的岗位，还是少一些“带病坚持工作”的好。
@ 反馈搜索：自己昏沉沉的，怎么照顾病人啊？
@ 佛手：这家医院到底有多缺人，我去应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据 5 月 2 日《新京报》报道：记者通过菜市场、超市等途径购买了 5 种干姜片，并将其作为样品送至食品安全检测中心检测。结果显示，4 种样品的二氧化硫含量超标，均为 3000mg/kg 以上，其中一种样品的二氧化硫含量高达 5208mg/kg。
点评：姜片是大众化调味品，很少有消费者留心其“合不合格”，而确保进入市场的食品安全，是监管部门的法定职责。这个检测结果表明，监管部门失职之甚，理应追责。
@ 预热 ID：以后买菜得把各种检测仪器备齐。
@ 了解客户：真是防不胜防啊，看样子，自家种才安全。

善待网上“乌鸦嘴”

范 昉

笔者在网上时常看到一些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每每感慨：有个这样的平台真好，可以让我们在听到“好声音”的同时，也听到一些负面消息，更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判断事物。

一个理想的制度，应该是坏消息都能传达到上层和顶层。而事实上，上层和顶层往往容易被好消息围绕。有学者分析：“带去好消息的下属，总是给上级带去愉悦的情绪体验，当然有可能得到奖赏；而带去坏消息的下属，总是给上级带去否定的情绪体验，当然更有可能得到惩罚。可以想象，好消息一定会像长了翅膀一样源源不断地飞向上级。”

“昨晚灯火火花儿爆，起床眼皮扑扑跳，开门喜鹊喳喳叫”，这些所谓的“喜兆”。明代有个叫杨椒山的人却一反俗见说：“吾喜鹊而恶鸱，鸱报凶，鸱报喜，鸱近忠，鸱近谗。”笔者多年前曾撰写《“喜鹊恶鸱”的感悟》，建议逐步形成和建立让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因为媒体是相对独立于政府的体系，许多信息的获得和问题的介入来自媒

体，如果予以宽松尺度，它是能够承担起“乌鸦嘴”功能的。

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它的普及，提供了这种可能。近日，宁波媒体报道的一则消息，虽不算典型，但能说明一些问题：一条微博反映靠近月湖石浦饭店的一个排污口，直接向月湖排放污水。这条微博牵动了网民的心，使之广为传播。报社记者随后跟进，予以调查；月湖石浦饭店也及时回应，“月湖是饭店吸引客人的一大元素”，饭店不会自毁资源；市政部门立即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海曙区“五水共治”办也开出良方，改变“水体交换不足”提升月湖水质。这就是一条质疑微博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七亿网民，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每每刻有“乌鸦嘴”在发声，传递着值得关注的负面信息。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乌鸦嘴”的话，那就应该对“乌鸦嘴”有相当的宽容，鼓励大家做“乌鸦嘴”，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减少各种隐患。只要不逾越法律、纪律底线，就应该持欢迎的态度。而且，“乌鸦嘴”现象能够形成对组织体系的“倒逼”，改变好人主义盛行、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期待更多领导“喜鹊恶鸱”。

这样的“网红”，该奖！

郭敬波

因及时有效处置杭州市文二路学院路口地面坍塌事件，避免悲剧发生，现场指挥协警礼为奇被舆论称为“网红英雄”。日前，礼为奇被授予杭州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一等治安荣誉奖章、千名好民警（协警）等荣誉称号(4月29日新华社电)。

在网络自媒体时代，“网红”现象是一种很奇怪的存在。有人专门为了“红”而晒，晒加班、晒辛苦、晒自拍，这种人被朋友圈称之为“十大讨厌”，甚至还有有人故意迎合低俗文化，晒丑态、晒不雅照。不得不承认，这其中有些人还真“红”了，赚得盆满钵满，但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导向。

也有一种“网红”，是网络“评最”，评出来的。“最佳民警”“最美校花”等等，这种评选看似有群众基础，是公平竞争、大家评选的结果，实际上却是商业狂欢包装出来的“人脉大战”，把朋友圈变成了“投票圈”，不投票，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大家烦不胜烦。

还有一种“网红”，是一些人专门设计出来的。比如记者偶

遇领导坐公交、偶遇领导自己买菜等。这样的“偶遇”频繁见诸报端或网络，公众难免怀疑，领导怎么总是被记者“偶遇”？还有就是明星淡出公众视线后，故意搞点“走光”“露点”的照片，来涂红自己。

协警礼为奇能成为“网红”，反映了公众视角下的新闻期待。公众其实很厌烦“他们想让我看到什么”，而是期待“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有种说法叫“摄影机下没有真新闻，摄影机停下时看到的才是真新闻”，就是这个道理。该事件没有人为设计，完全是一种偶然。也许有人为设计，如此“偶然”事件，让协警礼为奇给遇上了，只能算是幸运。事实上，协警礼为奇肯定无意成为“网红”，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没想着能成为公众楷模，收获这些荣誉完全是“无心插柳”——我们更应该鼓励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

“见义勇为”绝非一定要人拼了性命往前冲，“好民警”也不一定非要与歹徒殊死搏斗，只要尽职尽责，在任何岗位上都可以做出成绩，任何岗位都挡不住你“红”，这才是这一事件所彰显的正能量，这才是社会所倡导的一种精神风貌。对于礼为奇这样的“网红”，该奖！

“欠薪统计”凸显欠薪监管乏力



新华社记者 欧甸丘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2015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1%，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 9788 元，比上年增加 277 元，增长 2.9%。在国家有关部门不断

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打击力度的背景下，相关数据仍在上升，引发各界关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 年农民工总量为 27747 万人，农民工数量保持持续增长态势。1% 的欠薪比例，人均被拖欠九千多元工资，冰冷的数字意味着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将直接受到欠薪影响。农民工工资得不到及时偿付，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难以推进。一年又一年，农民工承受着原本不应该承受的讨薪艰辛，这种状况绝不能再恶化下去。

近年来，从各地的年终清欠专项行动，到设立“工资保证金制度”“黑名单制度”等，再到将恶意欠薪“入刑”，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完善。然而，拖欠农民工工资仍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根源，是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对企业欠薪现象监管乏力，失之于软，没有构建好有效的欠薪预防机制，难以形成对欠薪企业的有效震慑。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要求，到 2020 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力

实现基本无拖欠。时不我待，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必须狠抓落实。国家统计局公布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统计数据，凸显保护农民工权益应加大力度。

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创新制度设置和监管思路，从日常监管和预防入手整治欠薪源头，建立行之有效的欠薪预防机制，常态化督促企业按月偿付工资，防止欠薪问题累积恶化；也要把监督企业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作为考核相关职能部门的“硬杠杠”，堵住监管上的疏漏。(新华社广州 5 月 1 日电)